



海豚书店

翁同文

中国坐椅习俗



YZL10890117417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19

中国坐椅习俗



 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YZL08901174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坐椅习俗/翁同文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 - 7 - 5110 - 0260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翁… III. ①椅凳—研究—中国—
古代 IV. ①TS65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8299 号

书 名: 中国坐椅习俗
作 者: 翁同文

责任编辑: 王 玮 董 锋
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
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 - 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×1092 毫米)

印 张: 4.375

字 数: 52 千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0 - 0260 - 0

定 价: 1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 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出版说明

傅杰

翁同文先生（1914—1999），浙江泰顺人。早年就读于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，受教于陈寅恪等先生（在《追念陈寅恪师》一文中，作者自言“对于寅恪师博大精深的学问，我历来格于在国外工作的环境条件，虽然未能继续他已发端绪研究，但在教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，都未免深受影响”）。毕业后留学英法，又请益于法国汉学名家白乐日教授。曾在欧美及新加坡执教多年，晚年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，著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》、《艺林丛考》、《四库提要拾补》、《宋代人物生卒及年录》等。

本书原名《中国坐椅习俗以及椅子名称的起源与普及》，是作者的未刊稿，身后由其门人宋德熹教授编入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》。结语提及了崔咏雪女士以坐具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，而在为崔氏正式出版的《中国家具史·坐具篇》所写的序言中，作者更比较了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不均衡：政治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，相关史料丰富，所以趋之者众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对冷落，“其中若干能引起普泛兴趣的文化史问题，由于史料稀疏晦涩，荆棘满途，难以入门，因遂被认为冷僻题材，以致有若干领域绝无一人问津，如同荒原”。作者深致惋惜之余声明：

就我个人而言，虽也知道人是政治的动物，而且认识政治史的重要性，却向来对文化史以及其间若干冷僻的问题发生兴趣，随时注意思考。虽然未免觉得踽踽独行的孤寂，而且也说不上什么显赫的成绩，惟注意人所忽视的问题而有所发现，研究异说纷纭的某一

问题而获得定论，都曾有过，而且当时都感觉拓荒者自我作古的快慰。即如胡适曾有兴趣而未能深入研究的我国坐椅起源问题，向来只有外国学者研究而且异说颇多，其中一说，以为西晋末年出现的绳床就是中国最早具有靠背的坐具或椅子，乃从西域由丝路东传，早期的坐者都是和尚，直到中唐才有椅子的名称。我比较各家之说，认为只这一说有确凿证据，可成定论，又找到其他证据补证。这是国内前所未闻的新知，凡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人，当必认为也是一项不可缺的历史知识，就文化史言，尤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作者又进一步申论：

历史现象永在发展变化之中，史学的性质与运作亦随时因发展而异。古代史家于搜罗、整理、考订史料以后，从而综合叙述往事成书，大率一手包办。一旦事具始末而文成规

矩，比较易于阅读的史著已经完成问世，为节省物力精力，往往将整理考订的过程成果搁置，任其消灭不留痕迹。但后世对于史事正确真实的要求，一般是愈益严格，于是原来视作手段的整理考定工作，遂逐渐脱离附庸地位，形成自具独立价值、且与修史并称的考史部门。近世学术分工愈来愈细，除非主客条件两皆优裕的人仍能兼事两部门工作以外，力难兼顾的人，则于考史与修史二者之间，也不得不有抉择了。

考史就是考证史事，修史就是修撰史文或史书，在我国史学传统上，早与论史或论断史义三分鼎力。其工作性质与所需的学养训练，工作程序与进行方法，工作成果及其社会功能等等，各不相同，在史家面临抉择之时，这些也都是考虑的条件。按任何史学工作者都在不断阅读史籍，对于历史现象而言，凡见于记载的史事，自然是已知事项部分。至于未知事项，如果与所述的全然无涉，自然无法知

道，不生问题，否则就会遇到原委欠明，或异说纷纭、迄无定论之事，从而发生两种情形。一种是以不知为不知，客观分析地介绍，作为悬案。另外亦可能出以敷衍手段，只以浮言轻描淡写带过，未免出现含糊、支离现象，令人生疑。情形既然如此，然则两个以上的史学工作者读后，自可能因性向兴趣之异而有不同反应，从而影响各人的抉择。即凡对已知事项部分具有兴趣的人，比较有意广泛搜罗，然后以其个人的别识心裁重组新系统，再行综合叙述一番，自可能成为修史家。其工作成果是传布或普及已知的历史知识，价值尤在其社会功能。至于另外一种人，固然也吸收新知，与脑中原有的历史知识结合，整理一过，得其大略。惟兴趣尤在历史现象中原委欠明或异说纷纭尚无定论事项，往往从令人引起疑窦之处入手，旁搜深涉及有关史料或证据，从而穷根究底，深入分析研究，务期达到水落石出地步，使欠明者分明，使未定者论定，时日既

久，寝馈不舍，自然也会成为考史家。其成果除重建往事真相、增加历史知识以外，又为修史家提供新的材料，虽无社会功能，若非过于浅显简易的发现，也自有其学术价值。我平生读史，未曾有综合性的著述，只在社会文化史范围内有若干考证，而且不无饶有兴趣的发现，若自我解嘲一番，也只好溯因于个人性向的抉择了。

这些夫子自道，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特点，无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作法与作意，因特抄撮如上，权作本书小引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一、导 论 (1)
- 二、补论坐椅习俗溯源西域传来之绳床 (57)
- 三、僧侶禅房流行绳床时期及其特殊作用 (72)
- 四、绳床世俗化与可倚坐具出现通称时期 (80)
- 五、倚子与椅子两个通称的发生与普及 (100)
- 六、结 语 (121)

一、导 论

中国古代，自殷周以下，即席地而坐。战国秦汉之交，又有高起以供高坐的“床”，宽广度及名称无异于原供睡眠之床，汉晋之交，又添榻、凳之属，并有胡床、绳床，唐宋以来复有各种椅子。由于坐具的发展演变，坐的方式也因而有跪坐、盘坐（跏趺）、垂腿坐（踞或据，又称胡坐，即今各国通行坐式）之别。尽管坐具的形制品类不一，也尚有种种别名异称，前后相继取代之首要坐具，要推席子、床、椅子三者。固然席与床或床与椅之间，皆有颇长的并用兼行时期，若将坐具发展史分为以坐席、坐床、坐椅为主的三大阶段，比较上最

能概括少弊。

(一) 有关椅子起源的异说

宋代以来，由于经学发达，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必读之书，学者对古代席地跪坐的情形，尚有颇为正确的了解。惟对于椅子的起源问题，若干学者误以隋代改名“交床”的胡床就是北宋出现的“交椅”，又误以绳床就是坐位部分以绳绷成的交椅，遂误以胡床就是椅子，椅子溯源于胡床出现时期，其误在失之过早。另一方面，又有若干清代学者根本不知曾有绳床一物，只执椅子之名追究椅子起源，或谓始于宋初，或谓始于五代，或谓始于晚唐，则又失之过晚。本世纪以来，日本与西洋学者对此问题兴趣颇浓，著书立说，不乏其人。或如日本藤田丰八，沿宋人之误，以为汉灵帝时流行的胡床或有靠背。或如加拿大之 L. H. Stone，误鉴其所见有椅子出现之画像砖时代，以为汉代早有椅子。或如澳洲之 C. P. Fitzgerald，由于唐初传入的景教教士皆坐椅子，遂以为中国

坐椅习俗即受景教教士影响而起。如此等等，异说纷纭，其中尤以椅子溯源胡床之说流行最广。盖南宋程大昌、曾三异、张端义等人附会误解于前，明末王圻、方以智等沿袭于后，类辞书率用而其误也。

按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条，记穆宗御大绳床见群臣；胡三省注解绳床，曾引南宋程大昌以绳床即胡床或交床一物改名之说加以辨证，判断胡床或交床乃是“敛之可挟，放之可坐”之具，即今可以摺叠的凳子，绳床则有靠背而又不能摺叠的椅子，并谓当时亦仍有呼为胡床绳床两物性质各异如上，可以为证，虽未追究二物起于何时，所论则为正确。考证胡床之藤田丰八，搜集资料极富，绝无一例言及具有靠背，又曾引及胡三省注文，惟因惑于程大昌等人谬说，仍疑胡床或有靠背。

（二）侯思孟溯源绳床之说可成定论

一九六七年，美国学者侯思孟先生，以法语撰

《关于中国座椅起源》一文刊于《通报》(Donald Holzman, A propos de l'arigin de la chaise en chine, Revue T' oung Pao, vol. LIII/45 pp. 279 ~ 292, Leiden,一九六七)，始承胡三省已发之绪，析辨各家谬说，并举确凿论据，考明绳床确是有背可倚，而又坐位部分固定、不能折叠的椅子，又指出西晋末年释佛图澄所坐的绳床是最早例子，乃源自印度，由佛教僧侣传来，又长期为僧侣坐禅入定的坐具。至于椅子名称的出现以及世俗人士坐椅之事，唐文宗开成三年人唐的日僧圆仁书中，已有例证。

一九六五、六六年笔者在西德鲁耳大学期间，曾浏览唐宋人笔记，见到唐德宗初年即有“倚子”之名，到宪宗初年又以谐音改称椅子，较清人所见例证皆早。惟当时对于绳床既无所知，以为椅子起源，大概不会早于唐代。至于侯思孟先生，前在巴黎时虽早已熟识，但因别后疏于通信，其中有关中国椅子起源之文，也在好几年后才获悉。该文考明绳床就是椅子，论据确凿，遂将椅子起源提前到西晋末年，于是笔者引起兴趣，也注